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 
第二十八卷 露真賊滿紙胡言 啟疑心一條妙計

話說鄧光的女兒阿物，就是鳳奴小姐的心腹丫頭，拿了那包銀子並楊理刑的情書和表記，一腳奔至裡邊。鳳奴小姐瞧著阿物的神情是很有興頭的樣子。仙姐兒原是爽快不過的人，鳳奴小姐還沒開口，她先搶出來道：「這光景很有些道理了。」阿物笑道：「正經的倒沒些指望，睡夢裡也預料不到的，卻情書、表記都送來了。」瞧著仙姐兒道：「恭喜你，招著個好姑夫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我們談正經事兒，你終是由著她胡鬧，到底怎樣，你家老子可有什麼話說來呀？」阿物笑道：「姑娘這會子並不是和仙姐兒混鬧呀，事情兒真正詫異。」說著把那信兒取出來，笑著：「仙姐兒，你許我多少銀子把這件東西交給你。」鳳奴小姐瞧著阿物不提防的當兒，順手把那封信兒一搶，搶到手來。仙姐兒忙過來瞧時，只見信封上寫著的卻是：妥呈尤仙娘敬收，名內具。仙姐兒瞧了道：「咦，誰呀？給我的這封信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這幾個字寫得濫俗可厭，光景是做生意人寫的，要是唸書人寫的，憑你寫得不好，究竟不會這麼俗的可厭，一點清秀之氣終有的。」仙姐兒笑道：「如今倒不是這等的說了，這種樣的字，端端是國文程度極高的，留學生千中選一，可以算得上這幾筆書法呢。」鳳奴小姐笑道：「啊！原來你竟維新了，光景同當今的一般兒中國主人翁交接，瞧你不到，倒是個未來中國的主人婆哩！失敬，失敬。」

阿物道：「二位姑娘，不要盡說著玩話哩，這事體其實很有點子關係，我們到裡頭套問多密談吧。」鳳奴小姐和仙姐兒瞧著阿物說得鄭重，心上都弄得忐忑不定，忙一塊兒來到裡頭套問，三個兒一起坐在一張金漆青凳上。於是，阿物把老子鄧光的一番言語從頭至尾細細的說了一遍。鳳奴小姐一路聽著，一路把頭慢慢的低下了，及至阿物說完，還低著頭一聲兒不言語。仙姐兒攢著眉道：「呀！這事體委實希奇，並且三不知就寫起信來，送來東西，也不管人家臉上攔得注攔不住的嗎。這種人，好不冒失，世界上委實少有出見的。須知我又不是射影的，乃是好人家的女孩兒呀。」說著瞧了瞧鳳奴小姐，又道：「姊姊，你說是嗎？他竟不知道當我什麼人哩，真是混帳，好不叫人惹氣嗎。」鳳奴小姐心上正盤算著，因此答應了一聲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原是這句話呀。」阿物道：「且別計較，先拿這信拆來瞧了，不知他怎樣的措辭。」

仙姐兒也以為然，隨手把封皮拆開，抽出那一幅花箋，只見寫著：前吏部尚書，東閣大學士參議軍國重事，賜諡毅和。楊諱可達之長孫，前本省布政使司布政使，兩次護理巡撫部院楊德麟之長子，欽加藍頂花翎，本省撫台特賞人員，候補知縣，曾委地方公堂裁判員，調委此地理刑廳楊表字鑫甫誠慌誠恐稽首，頓首，百拜。上言於我尤氏仙娘姊妹之前曰……仙姐兒看了這開首的一長篇，拍手大笑，直滾到鳳奴小姐的身上來，笑得話也說不成哩，但叫著：「姊姊、姊姊，快看這是什麼樣的信札，從沒見過來。」

鳳奴小姐正在沒趣的當兒，瞧著仙姐兒這個樣兒，少不得接來瞧瞧，也禁不住放聲大笑。阿物瞧了也笑得打滾。鳳奴小姐道：「憑你怎樣的靈通，也決不至於謬到這種地位。」阿物道：「這一定是道士先生出身，你瞧這『誠惶誠恐』、『稽首』、『頓首』、『百拜上言』這幾句調調兒，可不是道教裡頭『上天表』的話頭嗎？」仙姐兒道：「這個欽加藍頂花翎是什麼官銜，幾品的前程呀？還不知明藍呢？暗藍呢？就是特賞人員也算履歷嗎？」

鳳奴小姐道：「光景底下笑話，謬談著實不少呢！倒快瞧吧！」於是三個兒湊在一處，笑著瞧著，寫的是：「敝憲。」只看了這「敝憲」兩字，三個兒不約而同的哄然大笑道：「出色，出色！可稱絕無僅有的大文章了，倒不好看輕他濫俗文字呢！」笑了一陣，又瞧是：敝憲行年二十又七，一介書生，素負大志，區區一官，本不情願，想敝憲乃宰相長孫，中丞嫡子，報捐觀察恰是合宜，所以就下位之故。我仙娘姊妹可審問鄧光，該鄧光相應申覆為曾經將此情形傳論，該鄧光之故也焉哉。鳳奴小姐笑道：「『也焉哉』算用著虛字眼，用得奇怪不通，也達於極點了，甚麼還有一勾哩。這倒是八股名家，既然曉得八股的是端的要算極通的文理了，益發的不可小覷了此公哩。」說著又驚奇道：「看呀，看呀，底下又換了一個腔調了。」

仙姐兒竟又笑著高聲朗誦道：蓋聞美人者，才子見者必愛者乎；才子者，美人見之豈有不動其情者乎。餘也不才，民人許餘為才子。我妹其真真美人焉，是故餘膽如斗，敢弔膀子矣。然而弔膀子非我輩才子、佳人所宜弔也。前日，餘排齊道子，開鑼喝道，四個夫役抬一肩大轎。夫轎子之中端坐著，誰耶？嗚呼闖哉！做官之才子楊某鑫甫是也，並無閒人干涉其中，此朝廷之法律如是。我美人見之亦當高興，倘不嫌我貌醜，結下露水姻緣，我之轎子即你之轎子也。夫榮妻貴，其斯之謂，何況不光是區區一轎子之榮而已哉。所有碧玉連環一盒，此是家中鎮寶之物，以送妹妹笑納之下。大局定矣，專候玉體前來辦理公務。要緊要緊，愈速愈妙。至於黃道吉日，我是維新公子，不必不必。跪請金安伏唯，朗照不一。楊夫君鑫甫叩首。再有批者：「此信是脫手寫成，並無草稿亦無差字，以明文不加點，非才子不能也。此繳。」

鳳奴小姐同仙姐兒並阿物，三個一起看罷，笑得打跌。仙姐兒道：「真真是放屁了。那裡說起，現世界上有這種樣荒謬絕倫的人呢！我曾聽說上海地方有種叫什麼『洋場才子』、『租界詩人』最是愛弄筆頭，自命為一代文宗，詞壇健將。然而肚子裡頭一點兒墨水都沒有。放出來的東西比著狗屁還要香的利害些。其實比起這位楊鑫甫大老爺，果然直可以算得才子哩，詩人哩。這麼著卻便宜了一般兒的『洋場才子』、『租界詩人』，由得他耀武揚威了。何也呢？今而後，可以免得被一般真名士嘲笑了。現世界上還有不如我們好多倍的紗帽頭名士，向雅負盛名的鄧鳳奴女士那裡班門弄斧哩。」

鳳奴小姐道：「咦，這封信是給你的，又不是給我的，干我甚事？倒說在我這裡班門弄斧呢？」仙姐兒笑道：「其中有個緣故，你還不知嗎？」鳳奴小姐思索了一回，道：「什麼緣故，我倒一時間想不到，你且說說看。」仙姐兒沒曾說合，已笑得「格格」起來。阿物道：「未說但笑，不是好調。我倒明白了。但這會子也不是玩的時候，商量個什麼計較來對付他，才是正經。」鳳奴小姐笑道：「有什麼商量，立刻請這位天仙女似的美人去才子那裡，啟建無遮大會，參一個歡喜禪，偈諦諦波羅偈蒂麻裡摩……」鳳奴小姐底下的還沒說合，仙姐兒笑著滾到鳳奴小姐的懷裡，一手握住了鳳奴小姐的嘴道：「好啊，好啊，你這麼的編派我，欺負我是何道理，我原是名聲兒不完全的，女子家的規則錯了的。然而你自己去想吧，我今年還只得十六歲，那一年第一遭失錯的勾當是誰作成我的，啊，這會子你倒是軟的唇兒，硬的齒兒，這樣的刀也似的笑話兒，不管人臉上攔得住，攔不住，盡把我奚落著，你安心何忍呢！若是我翻過來呢，還你一句，把柄在我手裡，端的可以一句話兒說得你沒臉做人。」說著，不禁流下淚來，道：「我那苦命的哥哥啊！冤沉海底一萬年也沒處伸的了。」

鳳奴小姐不由得直跳起來向著仙姐兒連連陪罪，認錯道：「阿呀，阿呀，好妹妹，好妹妹。這是我的不是了，委實的不是有意欺負好妹妹，安心刻毒好妹妹，我定規一輩子沒有好日子，今生今世沒有家公，做一輩子的孤鷹只鳳，死於水火裡頭。」仙姐兒聽到這裡，益發的一陣心酸，撲簌簌的眼淚直流下來，又連忙掩住了鳳仙小姐的嘴道：「好姊姊，快別這樣說，並不是我說話真器量小，吃不住玩，好姊姊的話雖是令人難受，然而我也知道哪裡是有意說的呢？」

阿物忙解勸道：「二位姑娘都是玩慣的，彼此沒有什麼意見的。如今打算事體要緊呢！不要說二位姑娘相倚相依的，就是奴才也打伙兒過日子呢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可不是嗎。」仙姐兒也說：「原是呀，如今一笑丟了開吧！大家不許說道這種沒干係的閒話了。」阿物便把那碧玉連環的盒打開來道：「我們且把這東西瞧瞧，這是宰相家的鎮家之寶哩，不問可知是得了東西了，倒要開開眼界哩。」說時已把古香色綾子的小包袱打開，裡面卻是三寸來長、一寸來寬的「■」字宋錦的盒兒。揭開了蓋，只見萍也似綠的一串三個連環，原是一塊上雕的。那花式中間的卻是九條龍，頭尾相接，盤成一圈。上面琢的五隻鳳盤旋成的圈兒，下面的琢的六隻鶴也是盤成的圈兒。果然是神工鬼斧，細巧非凡。仙姐兒沒口兒的叫道：「好東西，好東西，端的是稀世之寶了。」豈知鳳奴小姐定睛看了一回，忽然怪異起來。要知是何怪異，且聽下文分解。